



国际战略研究简报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Report

第25期

2008年11月19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办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2008美国大选与美中合作应对气候变化 ——联合国基金会主席沃思与中国学者座谈会综述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赵明昊

2008年11月4日，联合国基金会主席蒂莫西·沃思（Timothy E. Wirth）先生应北京大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联合国基金会中国董事袁明教授邀请，围绕美国大选、中美关系未来走向，以及美中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中外学者进行了座谈。

沃思曾先后担任美国众议员、参议员，并担任过克林顿政府负责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他一直关注气候变化问题，曾作为美国政府代表参与京都议定书谈判。1998年沃思成为联合国基金会主席，致力于扩展联合国影响力以及保护环境，支持新能源开发，防治艾滋病和提高妇女儿童权益等全球公益性事业。此次活动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联合举办。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美国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共中央党校以及北京大学相关院系的学者参加了本次座谈会。

一、美国大选及新政府外交政策的转向

沃思认为，根据最近的多次民调以及美国很多州提前选举的结果，奥巴马在大选中胜出几成定局。从第三次总统候选人辩论之后，共计156次的全国范围内的民调显示奥巴马将在大选中获胜。此外，25年来美国国内政治格局以及族裔



关系发生重大改变，在共和党政府内外政策交困的局面下，奥巴马高举“变革”大旗，赢得了很多以往“亲共和党”州的支持。美国大多数民众之所以选择奥巴马，主要是希望纠正过去八年来共和党政府一系列的政策失误，重整美国内政外交，重塑美国的世界形象。奥巴马竞选团队温和稳健的政策规划，匠心独具的募金策略、专业高效的宣传运作、团结守纪的行事风格，也被证明相当成功。奥巴马阵营成功地激发了美国少数族裔以及年轻人的政治参与热情，并以其温和的中间路线，赢得很多白人民众的支持。

沃思指出，美国新政府的对外政策将会出现三个重大转向：(1) 美国将重新“拥抱世界”，也就是回到多边主义路线，重塑与伙伴国家的关系，利用外交而非武力手段解决问题。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冒险，不仅使得美国内政外交相当困窘，更极大削弱了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以及与友邦的良好关系。新政府将以不同方式与友邦分配责任和负担，特别是国防部将重审目前防务政策，以便适时从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的泥潭中抽身。(2) 新政府将改变“地区关注点”。二战之后，美国采取以遏制苏联、赢得冷战为目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对外政策。美国的防务政策和军力部署也体现出“欧洲优先”的特征。这一取向在冷战结束后的若干年中仍得以延续。但是伊拉克战争迫使美国必须改变“地区关注点”，新政府将更加重视中亚、南亚和东亚地区。(3) 新政府将会格外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应对恐怖主义、核扩散、贫困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为了有效应对这些“没有边界的难题”，新政府将着力变革内部制度安排与对外合作模式。

奥巴马能否实现他所承诺的“变革”呢？会上有中国学者提到，奥巴马团队中既有务实主义者，也有理想主义者，而且奥巴马本人缺乏足够的行政经验，人们对于奥巴马的期望恐怕过高。对此，沃思认为，奥巴马虽然年轻且相对缺乏一线行政经验，但是他非常善于“左右逢源”，选贤任能。奥巴马相对温和的中间路线获得了民主党内激进派与保守派的支持，大批曾担任过高官、熟悉华盛顿政治运作规则、拥有丰富行政经验的政坛大佬将成为奥巴马的左右手。这些都将保证奥巴马不会出现卡特当年入主华盛顿时所遭遇的“水土不服”。

与会中国学者比较关心新政府如何有效应对当下的金融风暴。对此沃思表示，奥巴马善于倾听意见，倾向采取多边合作的方式解决难题。这场危机反倒赋予新政府重整美国经济的自由度。如果处置得当，奥巴马不仅可以将美国和全球带出危机，还能为四年之后的连任创造条件。

二、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未来走向

对华政策并非此次美国大选的重要议题。沃思表示，两党候选人都拒绝随意



玩弄“中国牌”，这是美中关系趋向成熟的表现。以往总统选举中，候选人常常以攻击中国为能事，并通过炒作中国问题达到攻击对手的目的。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里根、克林顿和小布什在竞选时都采取这种策略。但是这次大选中，“中国问题”并没有成为争论的焦点，相反，奥巴马和麦凯恩都以相当谨慎的态度阐述对华政策意见，尤其是奥巴马更加明确地表达了与中国合作的意愿。这表明美国方面充分认识到中国实力与影响力的上升，以中国作为两党政治斗争的工具实属不智。

会上有中国学者认为小布什政府的亚洲政策相对成功，尤其在对华关系方面其表现应得到肯定。沃思表示赞同，认为新政府将会维持美中关系的既有良好框架，积极寻求中国合作，应对全球重大问题。在小布什任期内，美国和中国基本确立了涉及战略、经济、贸易、军事等诸多领域的磋商机制，巩固了两国高层领导人及时有效的沟通渠道，深化了以六方会谈为代表的良好合作模式。新政府将会继续美中关系发展的这一积极趋势，并期望中国发挥更大作用。

有中国学者担心民主党新政府上台初期在对华政策方面会出现偏差和失误。沃思认为奥巴马的外交政策顾问经验丰富、作风稳健，不希望在对华关系方面挑起波澜。但同时他也指出，三大敏感问题将会给美中关系的发展带来挑战：(1) 劳工与贸易问题。劳工组织是此次大选中支持民主党的重要力量，新政府需要回应他们的诉求。虽然这次大选期间美国劳工组织以北美自由贸易区问题为关注焦点，但日后将会在美国对华贸易问题上发难。(2) 人权问题。以南希·佩洛西为代表的美国西部人权团体势力较强，他们将会利用国会的影响迫使新政府更加关注与中国相关的人权问题。(3) 军事安全领域的“鹰派”力量。沃思认为，虽然他们目前还没有办法占据国防部等关键部门的要职，但是这股势力不可小视。他们十分担忧中国的军费增长、空间技术发展以及其他军事现代化进展，并主张美国通过部署反导系统，研发新式武器，扩大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军事合作等遏制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

三、中美合作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学者认为，小布什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表现失当、行动过慢。对此沃思认为，小布什执政时期，大部分国会议员对气候变化问题既不了解，也不关心，因而拒绝批准美国签署《京都议定书》。不过，目前美国社会和政界人士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日益浓厚。奥巴马本人以及他的团队相当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同时支持美国采取积极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会议员也越来越多。此外，美国很多州在这一问题上已经“先走一步”，不少大企业也展开了相关的



技术研发项目。这些外力都会促使国会和联邦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朝着积极方向迈进。

沃思提出，美国和中国是能源的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同时也是温室气体的排放大国。美中将主导未来的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进程。气候变化与能源、环境和粮食安全等其他全球性问题息息相关，有效地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符合两国的利益。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及敏感性要求双方从战略和长远的角度，真诚而高效地共同努力。不过，沃思并不认为美国新政府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做出迅速而重大的调整。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以及政府部门之间的复杂制衡不会容许美国走得太快。但是，他强调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将包括开发新能源以及促进低碳经济发展，这将是美中深化合作的重要机会。

有中国学者认为，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存在不少矛盾。比如，中美之间还没有就如何理解“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达成共识，两国之间互信的缺乏将阻挠合作的扩展与深化。对此，沃思提出别有新意的“合作阶梯”理论，即美中关系可以作为梯子的两个支杆，而美中之间在具体领域的合作将充当阶梯的层层横档，通过这些具体合作美中最后将达到“合作阶梯”的顶端。随后，沃思提出以下具体合作领域：(1)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美中可以共同制定和实施提高能效的各项规则；(2) 合作研发。美国新政府将增加投入，支持新型能源等方面的研究，美中可以就此展开合作；(3) 技术交流和转让。美国和中国都有实力成为该领域先进技术的供给国，世界上很多国家也都渴望获得两国的技术，美中可以在技术转让问题上保持合作；(4) 促进低碳经济。两国合作研究如何减少碳排放和完善碳捕捉，开发建设新型发电厂；(5) 电动汽车产业。美中两国的企业可以在提高电池性能，降低电动汽车成本等方面共同努力。沃思相信，美中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协作可以发挥以点带面的“溢出”效应，将极大推动两国在其他领域和战略层面的广泛合作。